



最后的
致意

LAST
BOW



插图典藏版

7

(英) 柯南·道尔◎著
徐枫◎译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SHERLOCK HOLMES

7



插图典藏版

最后的致意

(英) 柯南·道尔 ◎ 著

徐 枫 ◎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插图典藏版：全8册 / (英)
柯南·道尔著；徐枫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201-08754-2

I. ①福… II. ①柯… ②徐… III. ①侦探小说 - 小
说集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4252号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tjrmcbs@126.com

北京市华审彩色印刷厂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开本 59.75印张

字数：1200千字

定价：108.00元 (全8册)

目 录

序言	/ 1
威斯特里亚寓所奇遇	/ 2
硬纸盒奇案	/ 34
红圈会奇案	/ 59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 80
临终的侦探	/ 112
弗朗西斯·卡凡克斯女士失踪案	/ 130
魔鬼脚跟	/ 151
最后的致意：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收场白	/ 177



序 言

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那些朋友将会高兴地获悉,尽管他偶尔因风湿病发作而有点儿瘸,但他仍然活得好好的。多年来他都住在距离伊斯特本五英里的一个农场的丘陵上,在那里研究哲学和农艺。在这段休息时间,他下定决心永远退休,就是谁开价再高,他也拒绝办理各种案件。然而,由于德国战争逼近,为了听候政府的吩咐,他出色地把智慧和实践活动结合在一起,取得了《最后的致意》这篇小说所叙述的一些有根有据的成果。曾经长久放在我的代表作选辑中的一些早先经历,也加进了《最后的致意》,以便完成这一卷。

医学博士 约翰·H. 华生



威斯特里亚寓所奇遇



(一) 约翰·斯科特·埃克尔斯先生的奇特经历

我从笔记本的记录中发现,那是1892年3月底前一个寒冷多风的日子。我们坐在那里吃午饭时,福尔摩斯接到了一份电报,随后匆忙写了回电。尽管他一声不吭,但他仍在想这件事,因为他随后站在炉火前,一脸沉思,抽着烟斗,不时地扫一眼那份电报。突然,他转向我,眼里闪射出恶作剧似的神情。

“华生,我想,我们必须把你看成是一名作家,”他说。“你怎样给‘怪诞’这个词定义?”

“奇怪——异常。”我建议说。

他对我的定义摇了摇头。

“肯定不止这个意思,”他说,“还有悲惨和可怕的含义。如果你回想一下长久折磨公众的那些叙述,你就会认识到‘怪诞’的深层含



义常常是犯罪。想一下红发人那件小事。开始真够怪诞，而最后却铤而走险，企图抢劫。要么还有‘五个橘核’的那件最怪诞的事儿，最后直接导致了一场谋杀案。这个词常常让我警觉。”

“电报上有这个词吗？”我问。

他朗读起了电报。

“刚遇到最难以置信的怪诞经历。我可以请教你吗？”

查林十字街邮局

斯科特·埃克尔斯。”

“男的女的？”我问。

“噢，当然是男的。女的绝不会寄这种付回电费的电报；他一定会亲自来的。”

“你愿意见他吗？”

“亲爱的华生，自从我们关押卡鲁塞斯上校以来，你知道我是多么无聊。我的脑子就像飞转的发动机一样，因为没有和它要制造的机件连接，散成了碎片。生活平平常常，报纸枯燥无味，大胆和浪漫似乎已经永远从这个罪恶的世界消失了。那么，你可能会问我，无论它多么微不足道，我是不是准备调查任何新问题呢？不过，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是我们的当事人来了。”

楼梯上传来了富有节奏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一个高大强壮、胡子花白、威严可敬的人被领进了房间。他的身世都写在了阴沉的容貌和傲慢的举止上。从鞋罩到金丝边眼镜，他都是保守派、传教士、好公民，是彻头彻尾的正统派和守旧派。但是，同样令人惊奇的经历已经打乱了他与生俱来的镇静沉着，在他竖起的头发、气得通红的脸颊和慌张激动的举止上都留下了痕迹。他马上直奔主题。

“福尔摩斯先生，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奇特、令人不快的经历，”他说。“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处境。这真不道德——真无法



容忍。我一定要讨个说法！”他怒气冲冲地大声说道。

“请坐下，斯科特·埃克斯先生，”福尔摩斯用安慰的语气说。“首先，我可以问一下你究竟为什么要来找我吗？”

“啊，先生，这件事似乎和警察无关；还有，你听完这些事实之后，一定会承认，我不能听之任之。我对私人侦探这类人完全没有好感，但听到你的名字，仍然——”

“确实如此。其次，我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不马上就来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瞥了一眼手表。

“现在是两点一刻，”他说。“你的电报大约是一点钟发的。不过，要不是发现你一醒来就受到打搅，谁也无法看到你这身装扮。”



我们的当事人捋平了没有梳过的头发，摸了摸没有刮过的下巴。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先生。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梳洗。我非常高兴离开那样一座房子。但是，我来你这里之前，一直在到处奔走打听。你知道，我去找过房产经纪人。他们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确实已经付过了，威斯特里亚寓所一切正常。”

“嗨，嗨，先生，”福尔摩斯笑道。“你像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他有一个坏习惯，总是一开始就讲错。请整理一下思路，按先后顺序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事儿，让你不梳头发邋邋遢遢，礼靴和马甲扣子扣得歪歪扭扭，就来寻求指点和帮助？”

我们的当事人一脸沮丧，低头看着自己不合常规的外表。“我



看上去一定很糟，福尔摩斯先生。我不明白我一生中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我要把这件怪事的整个经过告诉你。我相信，你听后，就会承认，我这样做，是足可以被原谅的。”

但是，他还没有开始叙述就被打断了。外面传来了一阵喧闹声，哈德森太太打开门，领进来两个身强力壮、官员模样的人。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伦敦警察厅的格里森警官，他精力充沛、侠肝义胆，在圈子里是一名得力干将。他和福尔摩斯握了握手，并介绍了他的同事萨里警察队的贝尼斯警官。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正在一块儿追捕，就追到了这个方向。”他将那双牛头犬似的眼睛转向我们的客人。“你是李街波普汉公馆的约翰·斯科特·埃克尔斯先生吗？”

“我是。”

“我们一直跟踪你整整一个上午。”

“毫无疑问，你们是通过那封电报跟踪他的。”福尔摩斯说。

“一点不错，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找到了线索，就跟到了这里。”

“可你们为什么跟踪我？你们想要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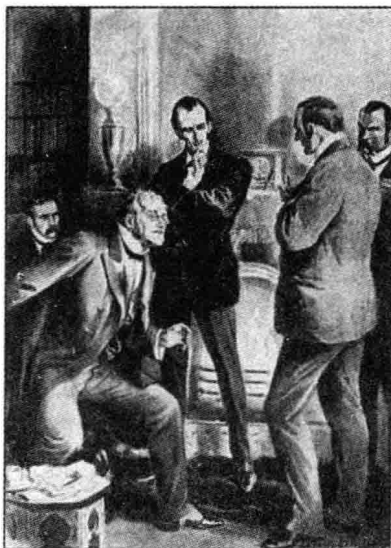
“斯科特·埃克尔斯先生，我们想得到一份有关厄舍附近威斯特里亚寓所阿洛伊修斯·加西亚先生昨天死亡的供述。”

我们的当事人坐起来，目不转睛，惊讶得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死亡？你是说他死了？”

“是的，先生，他死了。”

“可是怎么死的？是意外事故吗？”





“是谋杀，如果世界上发生过谋杀的话。”

“天哪！这真可怕！你不是想说——你不是想说我被怀疑了吧？”

“我们在死人的口袋里发现了你的一封信。我们从这封信知道你曾经打算昨天晚上在他的家里过夜。”

“是这样。”

“噢，你过了夜，对吗？”

他们拿出了公务记录本。

“等一下，格里森，”福尔摩斯说。“你们想要的所有一切就是一份简单的供述，对吗？”

“我的责任是提醒斯科特·埃克尔斯先生，这份供述可以用来控告他。”

“你们进来时，埃克尔斯先生正准备告诉我们这件事。华生，我想，一杯白兰地苏打水对他绝不会有有什么损害。好了，先生，我建议，你不要在意这里多了听众，接着往下讲，就像从来没有人打断过你一样。”

我们的来客一口气喝下白兰地，脸上恢复了气色。他用半信半疑的目光看了一下警官的记录本，马上开始了离奇的叙述。

“我是一个单身汉，”他说，“因为爱好社交，所以结识了一大批朋友。其中有一个叫梅尔维尔的，是歇业的酿酒商，住在肯辛顿的阿尔贝玛尔大厦。几周前，我在他家吃饭时认识了一个名叫加西亚的年轻人。我明白，他具有西班牙血统，和大使馆有某种联系。他说一口熟练的英语，举止可人，是我一生中见过的美男子。”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成了莫逆之交，我和这个年轻人。他似乎一开始就喜欢我，我们见面不到两天，他就到李街来看我。这样一来二去，最后他请我到他家去住几天。他的家位于厄舍和奥克斯肖特之间的威斯特里亚寓所。昨天晚上，我就应邀去了厄舍。”

“我去之前，他曾经向我描述过他家里的情况。他和一名忠实的仆人住在一起。那个仆人是他的同乡，为他照料所需的一切。这



个人会说英语，为他管理家务。然后，他说，还有一名出色的厨师。这位厨师是一个混血儿，是他在旅行时认识的，能做一手好菜。我记得他说过在萨里的中心找到这样一户人家是多么奇怪。我同意他的看法，尽管事实已经证明，它比我想的要奇怪得多。

“我驱车赶到那个地方——在厄舍南边大约两英里。房子相当大，远离大路，前面有一条弯曲的车道，车道两边是高高的常绿灌木。这是一座即将坍塌的旧宅，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当双轮轻便马车停在日晒雨淋、门前斑斑点点地长满青草的车道上时，我对拜访这样一个我了解如此之少的人是否明智产生了怀疑。然而，他亲自打开门，非常亲切地迎接我。他把我交给一个男仆人。那个仆人情忱忧郁、面色黝黑，替我拿着袋子，把我领到了卧室。整个地方阴沉沉的。我们面对面坐着吃饭。尽管我的主人尽力款待，但他的思想好像总是恍恍惚惚，说话含糊，不着边际，所以我几乎听不明白。他不断用手指敲桌子，用嘴咬指甲，还做出其他一些急躁不安的动作。那顿饭招待不周，做得又不好，还有那个沉默寡言的仆人阴郁的神色也让我们高兴不起来。我可以向你保证，那天晚上我有好多次真想能找个借口返回李街。

“我想起了一件事，也许和你们两位先生正在调查的事情有关。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快吃完饭时，仆人送来一封短信。我注意到，我的主人看过后，似乎比先前更加心不在焉、魂不守舍。他不再装模作样地交谈，而是坐在那里没完没了地抽烟，陷入沉思，但他没有说短信上的内容。让我高兴的是，我大约十一点就上床睡觉了。过了一段时间，加西亚往我的门口张望——当时房间没有亮灯——问我是否按过铃，我说没有。他对这么晚打搅我表示歉意，说快一点钟了。之后，我就睡着了，一夜都睡得很香。

“现在，我要说到故事最惊人的部分了。我醒来时，天色大亮。我看了一下手表，都快九点了。我曾经特意请求让他们八点钟叫醒我，所以我对他们这样健忘感到非常惊讶。我一跃而起，按铃叫仆



人。没有人应声。我又按了几次,还是没有人应声。于是,我得出结论,是铃出了故障。我气急败坏,匆匆穿上衣服,赶忙下楼让人送热水。当我发现那里没有一个人时,我当时的惊讶可想而知。我在大厅里叫喊,没有应声。随后,我又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所有的房间都空无一人。我的主人前一天晚上曾经给我说过哪一个是他的卧室,于是我就去敲他的房门,没有回音。我转动把手,走了进去。房间里空荡荡的,床上根本没有人睡过。他和其他人都已经走了。外国主人、外国仆人、外国厨师,夜里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我到威斯特里亚寓所拜访的结局。”

福尔摩斯一边搓手轻笑,一边把这个稀奇古怪的事件加进了他的奇闻轶事集。

“就我所知,你的经历真是绝无仅有,”他说,“先生,我可以问一下,你后来又做了什么?”

“我大为恼火。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成了某个荒唐恶作剧的牺牲者。我收拾东西,砰地关上身后的走廊门,提着袋子,动身去了厄舍。我去拜访村里的主要地产经纪人艾伦兄弟公司,发现那个别墅是这家公司租借的。这使我突然想到,这整个事件几乎不可能为了愚弄我,主要目的一定是为了逃房租。现在是三月下旬,每季结账日即将到来。但是,这个推测行不通。经纪人对我的提醒表示感谢,不过他又告诉我说,房租已经提前支付。后来,我进城拜访了西班牙大使馆。大使馆不知道这个人。之后,我又去见梅尔维尔。就是在他家里,我第一次遇到的加西亚,但我发现其实他还没有我了解加西亚。最后,当收到你给我的回电时,我就来找你了,因为我听说你常常对疑难案子出谋划策。但是,现在,警官先生,我从你进屋时说的话推测,你可以接着讲这个故事,某个惨案已经发生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说的每个字都是真实的;而且,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我对这个人的死绝对一无所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尽一切可能协助警察。”



“这我相信，斯科特·埃克尔斯先生——这我相信，”格里森警官和蔼可亲地说。“我可以肯定地说，你说的所有一切和我们最终注意到的事实非常接近。比如，那封短信是吃饭时送来的。你碰巧注意到那封短信后来怎么样了么？”

“是的，我注意到了。加西亚把它卷起来，扔进了火里。”

“你对此会怎么看，贝尼斯先生？”

这名乡村侦探强壮肥胖、皮肤发红。他那双特别明亮的眼睛弥补了他那张胖脸的不足。那双眼睛几乎隐藏在布满皱纹的脸颊和眉毛之间。他缓缓地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片折叠并褪了色的纸。



“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一个炉算，他扔过了头。我从炉算后面拣出了这个没有烧过的纸片。”

福尔摩斯微微一笑，表示欣赏。

“你一定是非常仔细检查那个房子后，才找到了这个小纸团的？”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就是这样做的。我把它念出来好吗，格里森先生？”

这个伦敦人点了点头。

“短信是写在普通的米色直纹纸上，没有水印。短信用的是四分之一页纸。纸页是用短刃剪刀两下剪开，折叠了三次以上，紫蜡封口，匆匆封上，用某个扁平椭圆的东西压住。这是写给威斯特里



亚公寓加西亚先生的。上面写道：

我们自己的颜色，绿色和白色。绿色开，白色关。主
楼梯，第一走廊，右边第七个，绿色粗呢。祝成功。D.

这是一个女人的笔迹，是用尖头钢笔写的，但地址是用另一支
钢笔写的，要么就是另一个人写的，你看，比较粗大和醒目。”

“一封非常奇异的短信，”福尔摩斯扫了一眼说。“贝尼斯先生，
我必须称赞你检查这封短信时对细节的关注。或许还可以补充几
个次要的特点。毫无疑问，椭圆封印是一颗普通的活袖扣——还有
什么其他东西是这种形状的呢？剪刀是弯曲指甲剪刀。尽管那两
刀很短，但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刀都有相同的轻微弧线。”

这个乡村侦探轻声笑了起来。

“我还以为我已经榨干了所有的果汁，我明白还是漏掉了一点
东西，”他说。“我肯定地说，我并没有把这封短信放在眼里，只知道
会有一些名堂，通常女人是其中的起因。”

谈话期间，斯科特·埃克尔斯先生坐立不安。

“我很高兴你发现这封短信，因为它会证实我的叙述，”他说。
“但是，我要指出，我还没有听说，加西亚先生出了什么事儿，也没有
听说他家里出了什么事儿。”

“说到加西亚，”格里森说，“这容易回答。人们发现他今天早上
在离他家将近一英里的奥克斯肖特公地上死了。他的头被重重地砸
成了肉酱，是用沙袋或类似的东西砸的，不是打伤，而是打碎。那是一
个偏僻的角落，方圆四分之一英里没有人家。他显然是被从后面打倒
的，但袭击者把他打死很久之后还在继续打。这是一次极其猛烈的袭
击。那些犯罪分子没有留下任何脚印，也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被抢了吗？”

“没有，没有企图抢劫。”



“这非常痛苦——非常痛苦可怕，”斯科特·埃克尔斯先生愤愤不平地说，“但这对我实在太痛苦了。我的主人夜里外出，遇到这样凄惨的结局，和我毫无关系。我怎么会卷入这个案子呢？”

“先生，非常简单，”贝尼斯警官回答说。“在死者口袋里发现的唯一资料就是你写给他的信，信上说你要和他一起过夜，他就是在那天晚上死的。正是这封信的信封，才给我们提供死者的姓名和住址。我们赶到他家时，已经过了今天上午九点钟，你和其他所有人都不在。我一边发电报让格里森先生在伦敦寻找你，一边仔细检查威斯特里亚寓所。后来，我进城，会合格里森先生，来到了这里。”

“我现在认为，”格里森先生说站了起来，“我们最好是公事公办。斯科特·埃克尔斯先生，你要和我们到局里去，把供述给我们写出来。”

“当然可以，我马上去。不过，福尔摩斯先生，我聘请你代劳。我希望你不惜代价，不辞辛苦搞清真相。”

我的朋友转向那个乡村警官：“我想你不反对我跟你合作吧，贝尼斯先生？”

“先生，我当然万分荣幸。”

“看来你干什么事儿都行动迅速、有条有理。我想问一下，死者遇害的确切时间有线索吗？”

“他一点钟后就在那里。当时天下着雨，他肯定是下雨前死的。”

“但这完全不可能，贝尼斯先生，”我们的当事人叫道。“他的声音我不会听错。我可以发誓，他就是那个时刻在我的卧室里对我说话。”

“尽管不同寻常，但并不是不可能，”福尔摩斯微笑着说。

“你有线索？”格里森问道。

“表面看来，案情并不是非常复杂，尽管它呈现出某些新奇有趣的特点。在我冒昧发表最后的明确意见之前，有必要进一步了解一些情况。贝尼斯先生，顺便说一下，你在检查房子时，除了这封短



信，还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了吗？”

这个侦探用奇异的目光看着我的朋友。

“还有一两件非常奇异的事情。也许等我在警察局办完事后，你可以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完全听你吩咐，”福尔摩斯说着按了一下铃。“哈德森太太，你把这几位先生送出去，请把这封电报交给男仆发出去，要付五先令回电费。”

客人们离开后，我们静静地坐了一段时间。福尔摩斯拼命抽烟，敏锐的眼睛上面眉头紧锁，头伸向前，表现出他特有的那种急切神情。

“啊，华生，”他突然转向我问道，“你对此作何解释？”

“我对斯科特·埃克尔斯这种神秘莫测还无法明白。”

“那罪行呢？”

“啊，从那个人的同伴们都无影无踪来看，我应该说，他们在某个方面涉嫌谋杀，然后逃之夭夭。”

“这个观点肯定是可能的。然而，表面看来，你必须承认，他的两个仆人合谋害他，而且在他有客人的那天夜里对他下手，这非常奇怪。那个星期其余几天夜里他都是独自一人，任由他们摆布。”

“那他们为什么逃走？”

“正是如此。他们为什么逃走呢？这里大有问题。另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的当事人斯科特·埃克尔斯的奇异经历。好了，亲爱的华生，要对这两个大问题做出解释，会超出人的智力限度吗？唉，如果有一种解释，也能说明那封措辞非常古怪的神秘短信，就值得把这种解释看成是一种暂时的假设。如果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完全与这场阴谋吻合，那我们的假设就可以逐渐成为解决方案。”

“但是，我们的假设是什么呢？”

福尔摩斯眼睛半合着靠在椅子上。

“亲爱的华生，你必须承认，玩笑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就像结局



显示的那样,这是非常严重的酝酿事件。哄骗斯科特·埃克尔斯到威斯特里亚寓所和这些事有某种联系。”

“可是,可能是什么联系呢?”

“让我们一环一环来猜想。表面看来,这个年轻的西班牙人和斯科特·埃克尔斯之间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友情不合自然规律。是那个西班牙人让这种友情加速快跑。他初次认识埃克尔斯后的当天,就赶到伦敦的另一端去拜访埃克尔斯,和他保持密切联系,直至把他请到厄舍。那么,他要和埃克尔斯做什么?埃克尔斯又能为他提供什么呢?我看这个人没有任何魅力。他并不是特别聪明——不可能同一个富有机智的拉丁人情趣相投。那么,为什么加西亚在他认识的人中选中他,来适应他的特别需要呢?他有什么杰出的才能吗?我说他有。他是一个传统体面的英国人,正是一个能给另一个英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见证人。你已经亲眼看到,两位警官都没有想到对他的供述提出疑问,尽管他的供述不同寻常。”

“但是,要他见证什么呢?”

“尽管事情证明,他见证不了什么,但如果是另一种情况,他就会见证一切。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解释。”

“我明白了,他可能证明了自己不在犯罪现场。”

“一点不错,亲爱的华生,他可能证明了自己不在犯罪现场。为了辩论,我们设想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那家人是在共同策划某种阴谋。无论可能是什么企图,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在一点前离开。他们在时钟上要了花招,很可能是他们让埃克尔斯去上床睡觉的时间比他认为的时间要早。不管怎么说,很可能是,当加西亚尽力告诉埃克尔斯是一点钟时,实际上至多有十二点钟。如果加西亚能在提到的那个时间做完他必须做的事儿,并返回去,那他显然对任何控告都能做出有力的回答。这个无可指责的英国人随时随地都会在任何法庭上发誓被告一直在他的屋里。这是对付最糟情况的保险单。”